两 性 的 冲 突

[法] 珍妮薇·傅蕾丝摇著
邓丽丹摇译摇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摇“当某个主题引起许多争论——以任何形式与‘性别’相关的所有问题正属于这种情况——的时候，人们不能希望道出真理，只能满足于说明如何得出所持的观点。”

弗吉妮亚·沃尔弗《一间自己的房间》

任何思考的主题都适宜于争论，一切疑问都有利于区分观点和科学。收集在本书中的文章是继《妇女与她们的历史》之后的作品，它们分别发表于 [illegible] 年期间，将它们在此结集出版时几乎没有做什么改动。妇女思想史和排他性民主的研究、哲学客体“性别差异”的继续探讨以及从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月起突然介入政治生活构成这十年的主要活动。知识与实践之间的来回往返是相同的一个历史。

前摇摇言

珍妮薇·傅蕾丝

摇摇这本书被译成中文使我感到很荣幸。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大陆，我们的历史也不相同，然而，问题却相似。如果说事实表明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社会，在那里，妇女生活在男性统治之外，那么我们两个国家则可以发出相同的疑问：如何寻找妇女经济和社会解放的途径，如何为作为传统的家庭交换品的妇女创造民主政治主体的条件？如何破坏灵感启发者缪斯和创造性天才之间古老的分工，如何思考世界的性别化和共和制普遍的中性化？对于这种种问题，我们不会有简单的回答。不过，我们知道没有性别平等的政治就没有民主，我们知道平等原则是我们思想和政治追求的中心。

也许思考性别的困难来自一贯混淆解读层次的做法。人们以为谈论的是政治权利，然而却插进了关于男女两性的本体论的思考。人们思考当代女性主体包括从人身保护到公民资格的问题，然而却不能不导入文学描述的历史。人们思考哲学上性别的相异性，但却迎头碰

上妇女受排斥的现实问题。在西方或亚洲描写妇女历史、阅读我们各自大陆的哲学传统仍然是全新的任务。

是的，理论任务十分艰巨。我在女性主义实践中挖掘问题，我在大大小小的书本中寻找问题的提法，最近，我有幸和政治负责人一起思考实践的急迫性和思维的必要性的问题。我有幸在妇女解放运动诞生时开始我的哲学学习。学习时间和投入运动的时间的巧合给了我从哲学角度研究有关性别差异的思想的欲望。很多哲学家还在怀疑这样一种研究是否具有充分的根据。很多非哲学家们也在怀疑这种研究所引发的政治思想。因此本书题名《两性的冲突》，因为它既是观点的交流，也是思想的交锋。

在思考性别方面如何提出真理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疑问。

员

博客主本请访问：www.cfcongbook.com

假如我是个女人[*1]……

如果我是个女人，我便是占百分之八十的公共舆论的一分子。这种舆论预感到，“均等”这个词汇不会给它带来危害。

如果我是个女雇员，我将为有更多的女性参与董事会或其他高层会议而高兴。

如果我是个小学女生，我会懂得男女生混合制的必然是相对的，而且只延续一段时间，即上学的阶段。

如果我是个女性主义者，我会因两性平等辩论的新生而拍手称快。因为我认定均等是一种工具，它使平等具有新的形态。

如果我是个女政治活动家，我将会对自己说“均等”这个字眼虽然空泛且含糊，却是一枚漂亮的战争武器，因为上面的平等可能给所有妇女带来平等。

---

* 《玛利安娜》（[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月第[illegible]期。

如果我是个女知识分子，我将会利用这个字眼的限定词对它作深入的剖析，那时均等便是政治的、语言的、家庭的均等，它出现在一切权力被平分的论战的场所：国家、语言、家庭。

如果我是个女政治学家，我要说，政治的性别化对应于社会的中性化，更简单地说，女部长夫人的称呼①出现在单身母亲叫做单亲家庭的时代。

如果我是政府的一位跨部级女代表，我会对我的政府说，这是决定输赢的最后一搏，政治均等只有在伴随着给予妇女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政治意愿时才有意义。

如果我是个女历史学家，我将解释说，为均等而做的斗争产生于双重传统：人权的普遍化的传统，它要求人人享有相同的权利；乌托邦主义者与革命者的传统，它认为社会由男人和女人组成，人类是有性别的。

如果我是个女哲学家，我将拒绝创立新的民主原则，因为我深信平等原则是惟一的；不过，我将探询关于国家最高权力的新定义。经过从前将最高权力化为肉身的国王之后，经过失去肉身并男性化的共和制之后，由男人和女人代表最高权力的时代不是该到来了吗？

如果我是个欧洲女议员，法国修改宪法的举动会让

---

① 皂蜜蜂蜜（部长）一词本来是阳性名词，若斯潘政府通过立法使它阴、阳性兼备——译者注。

我感到好玩，它所有的邻国不怎么虚张声势，却做得比它更好。不过，与此同时，我也知道全欧洲的妇女是多么关注我们的辩论。

如果我是众多妇女中的一个，如果我是珍妮薇·傅蕾丝，我会觉得看到一束如春天般绚丽的亮光出现在一幅男人统治一切的灰暗的单色画面中。

第一章摇相异与排斥

当民主主义者害怕时，需要使他放心。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人士就害怕了。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若将男人的同一性和相似性应用到妇人身上，不可避免地会给前者造成损害。假如政治平等毁灭爱情呢？假如性别的差异和区分导致混乱呢？废除性别的二元性令民主想象恐惧，从前因妇女的公民资格，如今因连带性民事协约①。相隔了两世纪，对混同的恐惧却依然如故。

每当出现新的法规或修改某项法案时，民主派便为未来忧心忡忡。他们不喜欢新鲜事物。给了这个，就意味着要给那个，以及种种别的潜在的因素。他们不喜欢请愿时引发的传染、滑坡和条陈上的油迹。他们以抽象的普遍性为托词来设置栅栏：在国家最高权力中给予妇

① 《连带性民事协约》（[illegible]，简称[illegible]），经法国国民议会于[illegible]年通过，承认不履行结婚登记手续的同居者和同性同居者为合法。——译者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女一个位置具有唤醒别的要求的危险。难道其他被剔除于最高权力之外的受排斥者得益于有关均等（诚然是特定的均等）的战斗和论战而动员起来是十分严重的事情吗？

昨日，两性的混同引起恐惧；今天，舆论的分歧令人不安；现在呢，请愿的传染性引发了戒备心理。民主主义者为什么害怕？

因为民主派从平等逻辑中看到的是不真实的同一性的幻象。这个混合物制造恐惧，这是一种民主语言特有的恐惧。

性别争论是恐惧和冒险同时表现的场所。害怕的是在不可靠甚至是错误的道路上进行两性平等的战斗，所冒的危险是这一平等包含的政治及概念上的乌托邦。因此正是从作为历史时间和理想场所的民主出发，我们才能思考性别之间的一种新关系。性别差异仍是个谜，但是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去发现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指示性词语。不能排除两性差异将永远是个空洞的范畴，这个空洞并非指毫无意义，毫不现实，而是没有定义，没有特性，没有品质，没有价值和规范。假如谜底就是历史真实呢？

第一节摇性别差异，历史性差异[*][1]

性别差异是一个自然事实，人们难于想象它可能有一部历史，更难于把它置于事变中、带着突发的历史事件的烙印来思考它。同样，有人说，作为社会群体的妇女是没有历史的。然而，如今一部女性的历史建立在下述观念的基础上：性关系和妇女的生活服从于世界历史真实。某些人不免强调这一断言的唯意志论，不过，他们却也不能不承认一些明显的事实和表现①。

今天之所以还称妇女史，并非为了确认它的特殊性、它在人类历史图表上的“区域性”，而是要开展对它提出的问题的讨论：或许是特殊的年表问题、形象和表现的分量问题、给妇女生活带来了最初影响的政治、科学、宗教等事件的问题……作为人，妇女的历史性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妇女史还增加了一个可能性，即探询两性关系的历史真实。在此，我想将视角延伸到哲学书籍的解读上，以便知道在哲学领域，历史允许哪

---

* 在《知识的实践和性别差异》学术会上的发言。该学术会于 [illegible] 年 远月在国际哲学学院举行，由我和莫妮克·大卫—梅纳尔及米歇尔·托尔（[illegible]）共同组织。

① 参见乔治·杜比和米歇尔·佩罗（[illegible]）主编的五卷本《妇女史》，巴黎，普龙出版社，[illegible]

种关于两性差异的解读。

有必要回到第一个难题：性别差异不是一个哲学素，在哲学文本中，任何哲学客体都不证明它理所当然的存在。因而得出结论说，女性或男性的概念、有性别之分的人类或者性关系的现实构成哲学家工作中的缺陷将是一种误解。这只是表现出他们在进行哲学设问时没有任何法规。

他们不断重复的关于两性及他们的差异以及战争与和平的言论所特有的文本空间实际上是文学空间①。直至现代，只有文学著作实实在在地涉及这个问题，更有甚者，两性之间的关系占据着小说和诗歌的舞台中心。这个关系被表现，而所谓表现，即意味着提出了任何表现都必然引起的思考方式的问题。今天文学的根本任务之一大概就是探询从什么理论角度去研究这些表现了。虽然如此，文学并不失为表达两性之间爱情与战争的永恒及双重形象的优选地。这类表达可以在各种形式的作品中读到。

我们不妨试着从表现行为过渡到表现意识，以至过渡到表现的表现。尤其在精神分析的领域，因为在那里，发生了思想史的断裂：因无意识概念而导致认识理

① 参见乔治·斯丹纳（[illegible]）《关于文学是人类冲突的表达场所的分析》，[illegible]（安提戈涅），巴黎，珈利玛出版社，[illegible]。

论史的断裂，因性生活本身的含义而导致性史的断裂。性差异从此成为人类话语的基本目标。那么，如果我们把精神分析列入哲学史中，置入哲学“体系”的年表中，我们就会从中看到“性别差异”这个哲学素的浮现。与此同时，在一个世纪内属于精神分析范畴的文本和论述表明，出现在思维领域的这一根本性断裂并非必然导致有关两性关系中女性地位的论述的含义的改变。这场认识论的革命很容易和父系传统的政治再保险以及性关系最粗俗的表现结合起来。从弗洛伊德到拉康，尤其后者的精神分析学都继承对待性差异的传统态度很值得深思，可惜这超出了本书范围。确实，必须重视精神分析史，重视它和先它存在的医学理论的联系，比如，弗洛伊德时代及其后关于女子特性的各种理论立场。为此目的，必须区分问题（如何看待性关系）的内容和它作为哲学客体的身份；这也只在提供问题的所有要素之后才有可能。那时我将坚持虽有点简略但却很重要的一个证明：精神分析与文学一样有过关于性别关系不变的预定假说，并确信这种关系的各种要素的永恒；简言之，即相信性别差异的非历史性；即便在这两种情况下，目标并不相同，而使文学放光彩的东西恰恰造成精神分析学某些信条的灾难。把性差异思考、想象成一个哲学客体就意味着对这种观点的质疑，这至少是我的假设。

关于客体

指出精神分析话语造成的断裂促使我们重温哲学史。我们很快发现，这些哲学文本对于性别问题并不保持沉默，有时甚至滔滔不绝。尽管性别差异不具哲学客体的身份，它却随着论述所确定的逻辑若隐若现。因此，我不会像过去女性主义断言的那样，说性差异栖身于无思想之中，说它被驱逐出哲学工作的领域。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说得很简洁：如果说性被查禁，那是在话语之外，而不是在话语之中。

因此，应避免任何形式的声明、呼吁哲学界在长时间令两性问题销声匿迹之后对它关注。相反，我们的任务在于从出现在哲学文本中的性别问题出发，从它们的浮现方式出发。仿佛关系到一个被置于浮现和消失的逻辑条件中的现象一样。研究这些浮现方式使我们得以划出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还要广阔的思考范围。在此仅简单提出三个方向，这由小到大的三个方向看来涵盖全部哲学空间。

从评注——真实所做的不合时宜的干预——到形而上学对二者的运用：斯宾诺沙关于语言难容自由的看法通过若干比其他人更无能的人的形象具体化了，比如“狂人，长舌妇，小孩”（《伦理学》Ⅲ，圆；从相反的角度看，性差异可以有助于形而上学的论述，比如在

谢林（[illegible]）① 的作品中。因为有限和无限的二元性或许表现在物种繁衍的无限中有性别的人的有限性。

从意识形态的离题到本体论的隐喻：普鲁东在他论述财产的第一部书中断言，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存在“社会关系”，并说也许有必要把妇女隔离开来（这个判断不写在正文中，而是出现在脚注，仿佛是顺便提一下）。这种观点与尼采关于真理如女人的看法相距遥远，对尼采来说，女人和真理作为同样难于接近的两种本质相遇在一起。

从作为男性的哲学家的主观介入到确保无性别的话语：克尔凯郭尔使他的有性别的本质在他的哲学言论中刻上了印记，因为他承认说女性的立场不同于他的立场。哲学家们习惯性的话语远非如此，如康德（在《人类学》中）的论述。他辨别一般的性别和特殊的女性，从而把他自己所属的性别排除在思考之外。

性差异并非一个哲学素，并不构成哲学客体。但是，存在着一些思维领域，性差异在那里若隐若现；也存在着提及性差异的一些文本单位，读了可以领会它的功能。在哲学空间对性差异做些陈述看来是可能的。不过，重现性别问题的表达方式本身自然不是目的；调查构思问题的条件，这个目标就已足够。解读因此成为可

① 谢林（[illegible]），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